

新疆岩画

苏北海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丛书之四 ·

新疆岩画

苏北海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特约编辑：王和平

责任编辑：何汉民

装帧设计：何汉民

新疆岩画

苏北海 著

2134/01

· 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丛书之四 ·

新疆岩画

苏北海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

新疆有色冶金工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5 字数：570千字

1994年11月第一版 199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47-264-5/J.194

定价：24.00元

· 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丛书 ·

顾 问：李康宁 刘传振 阿尔斯坦 贾合甫

编委会主任：哈德斯

主 编：张志尧

常 务 编 委：阿合提 阿 汗 彭尚运 何汉民

序 言

阿尔泰是中亚古代文明摇篮的中心区域之一，是欧亚草原东西方文化的汇萃之地。1957年，以阿尔泰语系地区多学科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国际阿尔泰学会宣告成立；日后，欧美、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均相继建立了阿尔泰学的研究机构。目前，阿尔泰学已成为具有全球范围的一个热门学科。

为弘扬中华本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近年来新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会以其崛起之面貌，积极参与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的行列。

在近十多年来，新疆学者已在中国阿尔泰境内及其邻境地区发现了中亚境内颇为罕见的远古时期的洞窟彩绘岩画，铁器时代的蒙古鹿石与西方鹿石以及数量颇巨、类型颇全的远古、中古、近古时期的人形石雕像。这方面的考察与研究成果已引起日本、欧美一些著名学者的极大关注。许多在阿尔泰学研究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学者热切地希望能有机会在中国阿尔泰山脉所在的城市召开一次颇具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学会、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及黑龙江省阿尔泰学会亦表示了同样的意愿：以国际学术交流为契机，拓宽我国在阿尔泰学研究的领域，提高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水平，以再造金山之魂，重振中亚雄风。

鉴于上述考虑，新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会决定编著这套“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丛书”，以顺应改革开放，对外交流之时代需要。

新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会会长 李康宁

1994年10月

前言

岩画是指绘、刻在岩石上的形象性“史书”，为各国史书所少见，从而大大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并丰富了各族人民的历史。

原来我对岩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1983年7月初我和吉戈尔、艾力提等同志深入阿尔泰山区系统考察哈萨克族历史时，于山区发现了不少岩画，初步认识到岩画的生动及其丰富的内涵。但那次只是对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三个地区的岩画择要进行了一些考察。

考察回来后，在系统研究某些少数民族的历史过程中，我认识到，要写好新疆少数民族历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史，如果不利用岩画，就无法阐明问题。因此，下定决心，必须系统考察新疆各太山区域的岩画。可是，要这样做，面临着一些困难：第一，岩画基本都在山区，必须深入各县、市山区才能找到岩画，这就需要一定的经费，而我既无车辆，又无经费；第二，那时我已69岁（1984年），要爬山拍岩画，面临着体力、毅力的严峻考验；第三，我每学期都有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平均每周在8小时以上，平时无法出外考察，只能利用暑假和寒假出外。但我决心已下，深入岩画研究中去。

现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可以这样说，上述那些困难都已一一克服，并取得了重要收获。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我实地考察大量岩画的基础上，深入探索而后得出的。

在这十年深入新疆各山区考察岩画的过程中，行程11万公里，我得到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人民和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他们都为我提供好的车辆，选派能干的向导。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要想深入考察是寸步难行的，在此首先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这十年中，利用寒暑假野外考察，夏顶烈日酷暑，冬迎大雪冰

雹，行程何等艰难。

1987年7月，我和研究生黄建华、王茜深入温宿县天山包孜东乡小库孜巴衣岩画点时，突遇狂风暴雨，霎时又冰雹直下，车辆只好暂停狭谷高处，看见离车不远处，大段路面已被泥石流冲毁，可见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

1988年元月刚放寒假，已是“狐裘不暖锦衾薄”，“轮台路上马蹄滑”的三九寒天，我和研究生杨富学、黄建华二人同赴托克逊县考察科普加衣岩画，那里位于天山南麓山口，正遇8级以上大风，我虽穿了老羊皮袄，仍难御寒冷，两位研究生仅穿棉衣，更难御刺骨寒风。对于一些重要岩画，必须在本子上另画下一个草图，于是我只能跪在狂风中一个多小时，画完草图再回车。

1989年元月和张岩老师深入哈密市沁城区考察岩画，适遇寒流过境，正是“愁云惨淡万里凝”，同行年轻人病倒，在艰难中仍然考察完了白山、折腰沟等处岩画。

1990年元月刚放寒假，我即冒着寒流和飞雪，带着研究生陈福金赶往木垒县考察岩画，那时木垒已在一30℃以下，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但时间不等人，我们冒雪进山，车辆多次陷入雪窝中，推推停停，终于进入了博斯坦冬牧场，发现了重要岩画，喜悦的心情，把严寒也就抛于脑后了。

1991年暑假，我决定系统考察完伊犁地区和阿勒泰地区岩画。7月31日我正在巩留县考察时，听到天气预报说，8月1—3日间伊犁山区有中到大雨，为此巩留县领导劝我停一、二日再进山。可是时不我待，8月1日晨我冒雨向乌孙山进发，寻找阿克塔斯洞穴彩绘岩画。一路下着小雨，赶到该洞穴所在海拔2000米高的山顶时，大雨倾盆而下，我和研究生王新民及两个响导只好顺着哗哗雨水，下淌200米，艰难地找到了洞窟。在返回的途中，车辆多次陷入沟壑，不得已只好暂住一夜哈萨克毡房。当我们奔向阿尔泰山时，离开学只有20余天了，时间十分紧迫。我们须先去哈巴河县中苏边境地区考察洞窟彩绘岩画，但当时苏联那边已发生6.9级地震。地震也不可怕。第二天我们便奔向哈巴河县中苏边境线处的杜阿特和松哈尔沟，找到了至为宝

贵的洞窟彩绘岩画，一路也看到了地震所造成的损失。

1992年6月初，我和研究生王新民一起前往吐鲁番地区考察历史和岩画，在火焰山以南的洋海古墓葬区，已全是流沙覆盖，地面沙子温度已高达70℃。工作完后，又匆匆赶往东部天山以北的伊吾边境，海拔在1800米以上，山区就更高了。由于两地寒热相差，悬殊过大，因而回到学校后，就病入医院。

这十年来对各地岩画的实地考察中，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是说不完的。至于生活上的困难也非一般工作可比，基本上每天能吃到两餐就很不错了。常常是早晨吃一点早餐就驱车或骑马进山，常是在山区工作到深夜一二点才回城内，那时店门都已关闭，再吃不到任何东西了。

在这十年中我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和危险，对新疆各条大山中的重要岩画绝大部分考察完了。每个岩画点我不是去一次，最多的我曾去过8次。如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山中的巴尔达库尔岩画，于1983年初次发现拍摄部分照片后，于1988、1989、1990年又先后去过7次，我把巴尔达库尔山上的每一块石头都仔细考察了，才写成《新疆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岩画中的人体艺术及经济生活》的考察实录。可知本书中的各篇考察实录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如呼图壁县的康家石门子岩画我也去过5次。

经过对新疆岩画的系统考察以后，我认为：新疆岩画是全国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省区。

就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岩画风格和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以云南、广西、四川、贵州数省为代表的赭绘岩画：如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岩画，广西左江宁明县的花山岩画，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岩画，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花江岩画、牛角井岩画等，都是代表原始各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宗教、建筑等丰富内容的历史长卷。另一类是位于东南沿海各省的岩刻，即以磨刻、凿刻为主的岩画，与滇、黔、川、桂各省的赭绘岩画不同，它们是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原始岩刻文化：如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将军崖岩刻，主要是人面像和农作物的根茎连在一起。福建华安仙字潭岩刻，台湾高雄县万

山岩雕群则都有人面形生殖崇拜和各种纹饰。而广东珠海市高栏岛岩刻、香港东龙岩刻、生殖崇拜和各种小凹穴及抽象图形等，有着共同的文化素质，代表了农耕和海洋相结合的文化。

最多也最突出的一类是北方、西北地区大山、草原的岩画，主要代表了草原文化，与以上两类岩画有着不同风格和内容。其数量之多，至少占全国岩画的70%以上，这些岩画广泛分存在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黑龙江等省区，尤以新疆为最多，陈兆复教授在《中国岩画发现史》134页中指出：“新疆岩画样式之丰富，位居全国之首”。内蒙古的阴山、狼山至宁夏贺兰山的岩画研究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因为已有《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贺兰山岩画》、《中卫岩画》等书出版。而对岩画最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岩画，许多人都还不太了解。

新疆地域辽阔，阿尔泰山、天山、塔尔巴哈台山、巴尔鲁克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等几条著名的大山脉，都横亘在这块大地上，草原十分富饶。从远古起就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因而在各条大山中和无垠草原上，都有各种不同风格 and 内容的岩画存在。由于天山以北水草优于天山以南，所以自天山北麓至阿尔泰山及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区岩画最为丰富。

现在已于新疆40多个县市中发现岩画，除了和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一样有着极为丰富的狩猎、放牧、舞蹈、宗教、战斗等岩画外，最为突出的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人类活动。全国各省区少见的洞穴彩绘岩画已在西天山特克斯县的阿克塔斯、阿尔泰山区富蕴县的唐巴勒塔斯、哈巴河县的杜阿特和松哈尔沟、阿勒泰市的阿克塔斯等地发现。都是在洞穴内的墙壁上以赭绘为主，间有黑色和白色。主要内容有印记、巫师帽、所崇拜的太阳、肉食来源的主要动物马、牛、羊等，以及大型围猎情景，出猎前后的各种祭祀舞蹈，最突出的是在各洞穴中的显著地区彩绘多个女性生殖器。足证这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这些洞穴彩绘岩画距今至少已有5000—10000年左右，很可能还要久远一些。

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基础上发展的父系氏族社会，在新疆的岩画中

有更多的遗存。这时期形成的男性生殖崇拜在天山南北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的，已为举世瞩目的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男性生殖崇拜岩画，于高9米、宽14米，约120多平方米的一块巨型岩石上凿刻大小二三百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全裸和半裸岩画，眼、鼻、嘴等凿刻十分精致，男女体态也很清晰，所属的氏族特征也很明确，远古艺术家的高超技艺，不能不令人赞叹不已。而比康家石门子父系氏族社会晚期早的初期至中期的男性生殖崇拜岩画，在裕民县巴尔达库尔、托里县喀拉曲克牧场、新源县洪沙尔沟、尼勒克县却米克拜、吉木乃县卡尔麦斯干、木垒县博斯坦牧场和卓姆沟，米泉县柏杨河独山子村等处岩画中，都有男性生殖崇拜，甚为生动逼真。这些古老的岩画，不仅大大丰富了西域古代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并且充分昭示人们，这些都是古代生活于西域的各族先民——塞种、月氏、乌孙、羌、丁零、匈奴、呼揭、车师、龟兹、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吐蕃、契丹、蒙古等族人民所创造。这些无价之宝的岩画不仅大大丰富了我国原有的历史记载，同时也大大丰富和充实了世界原始社会史和艺术的宝库。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位于我国境内的西域各族先民创造了极为灿烂的古代文化，证明古代西域曾经是中国和世界文化宝地之一。

在原始社会中，男女生殖崇拜不仅是古代西域的普遍现象，同样在阴山、贺兰山、台湾高雄万山以及环太平洋的夏威夷、美国西北部等地的人面形岩画中，表面看来，存在多种形式，奇形怪状，扑朔迷离，究其实际，都是男女生殖崇拜的文化遗存。由此，更可看到原始社会时期世界各地存在炽烈的男女生殖崇拜文化。这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远古时期，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群，都面临繁殖人口以战胜禽兽，维护人类生存的同一突出难题，所以无不全力以赴的探索繁衍人口的奥秘。因而各地绘刻在岩石上的生殖崇拜文化非常炽烈，也非常生动和灿烂，并给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天地。

新疆岩画尽管是以原始社会时代，尤其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为最多，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各个时期也都有制作。可见制作岩画的历史绵延十分长久，且大都具有较鲜明的原始艺术的特征，形象地、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当地各氏族、部落的生殖崇拜、游牧经济、文化娱

乐、艺术实践、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记录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连续性篇章。

这些代表着人类进程的不朽艺术杰作——岩画，在任何艰苦环境，任何危险条件下，都充满着奋发向上的、健康的、胜利的姿态。在任何画面上洋溢着乐观、开朗的希望和信心。在原始社会时，大自然十分严酷，环境十分艰苦，时常在饥寒交迫的威胁中搏斗。可是不管是康家石门子的巨幅生殖崇拜岩画，或正在狩猎的猎人，或正在放牧的牧民，或正在和凶兽搏斗的勇士，都是以亢奋的精神在一步步克服困难和险情，不断取得胜利。即使死，也是死得那样勇敢。谁曾见过在岩画上画过哭哭啼啼的人，或画过垂头丧气的人？即使在战斗中失败的人，也要不辱生命而全力抵抗。有人赞美原始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康家石门子岩画上的赳赳美男子称：“魁武的体魄，敦实的肌肉，舒展的舞姿，狂放的情态，放纵而粗野的性动作。快活而沸腾的热血在他们的肌体中奔腾，生命的活力在跳荡，这一切是突出男性的标志，是狩猎、游牧中能者的象征，是整个男性力量意识的代表。显示出一派人类为‘万物之灵’的无限威力”。而那柔情绵绵的窈窕淑女则个个“隆起丰满的胸乳，臀肥腰细，体长眼大，鼻高嘴小，两支翎羽翘立于方帽之顶端，弯肘的双臂叉开尖尖十指，修长的腿衬托着秀美的身姿，呈现出肢体曲线的女性柔和美，恰与阳刚之气的男性肌体成正比。”（何健安《永恒的生命之歌——康家石门子舞蹈岩画所启示的》，载《新疆艺术》1990年第5期）可知原始岩画中把男性的阳刚之美和女性的柔情之美刻画得淋漓尽致，给人类的生存注入了永恒的活力。

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各氏族部落必须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战胜猛兽，谋取食物，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可以说原始人是天生的集体主义者。因而在岩画的原始艺术创作中，必然呈现为开放的情感对象。正如李斯托威尔于《西方近代美学史述评》中说的：“原始社会的艺术活动，象它们的宗教生活与信仰一样，总的说来，是一种社会的或集体的功能，而不是个人的功能。它是全体成年的成员共同劳动的成果，是整个社会共同举行魔术仪式的成果，是整个部落共同举行的军事训练和战斗活动的成果……原始艺术，毫无例外，是属于

于氏族的。正如近代的艺术，就其最高的成就来说，是属于优秀的人一样。”

因此岩画虽和其他原始艺术，如彩陶、工艺品等同属混沌的语汇体系，但它所表现的形式和内涵，就远非其他原始艺术可比。有人指出“岩画是以类似于环境艺术或大地艺术的宏壮形态出现的，因此，其所积淀的时空能量，又显然地大大超出一般的原始美术形态。”“这些规模宏大，经得起岁月磨蚀的岩石艺术，凝铸了人类生存活动的漫长的连续性篇章以及‘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式的巨大精神内涵，即使在文明的历史时代，仍然足以引发人们对之油然而生宗教式的崇敬之情。”（徐建融《岩画的当代史意义》，载《新疆艺术》1988年第4期）可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各少数民族历史，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史，如果不从场面宏大，内容十分繁富的岩画中去汲取各种第一手的科学史料，必然不能如实反映原始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变得内容贫乏，任何科学问题都难于深刻探索。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彩陶绘画艺术。但这与岩画上所表现的宏伟壮观的人体艺术、狩猎场面和放牧情景都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以岩画与原始彩陶、工艺品相比，其所包含的科学内涵和艺术境界简直不可以道理相较。古代西域从石器时代到历史时代的岩画是十分丰富的。因而想要系统的、深刻的写出新疆各族的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也应该把新疆岩画看成是新疆突出的文化宝藏，加以充分利用，丰富其内容。

过去国内外有少数人鄙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少数民族地区发现的文化宝藏，总要荒唐地给它戴上一顶“外来”的帽子。实际上，写实的、生动的原始艺术——“岩画”展示了历史的原貌。

在我国史书上早已重视了岩画。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世界的古代历史上，我国最早发现，并记载了岩画。远在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韩非所著《韩非子》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篇中说：‘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这就是在岩石上凿刻足印的故事。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史记·周本纪》也说：“姜源出野，先巨人迹，心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这就是说周代始祖后稷，是

由他的母系姜源踩了巨人的脚印而怀孕，才生了他的。

到了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上对中国的岩画就有较详细的记载。《水经注》卷三《河水三》指出：“河水又东北经浑怀障西——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城〔城亦可作平〕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当作颇似图画〕，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又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此处所指按现在地望，即今宁夏陶乐县至内蒙古磴口县之间。于《水经注》同卷中还说：“河水自临河县东迳阳山南（《汉书注》曰：阳山在河北，指此山也。东流，迳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故斯阜纳称焉）”。此处地望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北。这些已明确指明古代自内蒙古西部至宁夏一带的山石上已有不少凿刻、磨刻岩画。

而古代西域的岩画在我国史书上也早有提示。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二》载：“（于田）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鞞（即靴），石上有足迹。彼俗言辟支佛迹”。另在《北史·西域传》“于阗国”中也有类似记载：“（于田）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复盆浮图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处，双迹犹存。”《隋书》和《册府元龟》等记载均同此，仅《周书》卷50《于阗国传》中把“跣”字写成“趺”字。而“跣”意为赤脚，“趺”指脚背，佛教徒盘腿端坐称趺座，这里应该以跣字为确；同时各书把于阗城南岩石上所见脚印，说成“辟支佛跣处”，也是佛教徒企图利用原始宗教遗迹为佛教的神异迹象找根据。因为昆仑山中岩刻上的脚印在原始社会时期早已存在，迄今和田东南且末县昆仑山中木里恰河处岩画上仍有脚印，和田西南皮山县所属的桑株岩画仍见手印。现存的这些古老岩画戳穿了史书上把它附会于佛教神迹的说法。而佛教徒所以要这样做，其用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是在原始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这些都证明古代西域的岩画在距今15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已有记载，不仅表明西域岩画的古老，同时也表明西域岩

画早已为古代各族人民所重视。

以上一些史料都可证明中国古书记载岩画之早,比欧美各国岩画记载要早 1000 多年。

在欧洲各国书籍上最早记载岩画的是 17 世纪 20 年代一个挪威教师阿尔弗逊(P. Alfason)对瑞典布胡斯兰省(Bohuslan)岩画的报道。到 1879 年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崖画的发现,欧洲岩画才被人们开始认真研究。随之又于法国西南部发现了拉斯科洞窟崖画和康巴列斯洞窟线刻。这些旧石器时代史前艺术的发现,改写了人类的艺术史。

由上简单叙述,可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岩画大国,经过近几千年的考察研究,更加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岩画最多国家之一,而新疆又是中国岩画最多的省区,应该进一步对古代西域岩画进行系统研究。这可以推动新疆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生物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哲学、美学、艺术、医学、草原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因为岩画学已成为世界方兴未艾的一门独立学科,成为智力和学术的万花筒,更是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和其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文字来源、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美学观点等。

研究古代西域的岩画科学,必将大大丰富和充实各民族的经济史和文化史,进一步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巩固祖国的西北边防。而充分发展岩画这一富有特殊情趣的旅游资源,必将进一步加速新疆的经济建设和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岩画是全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古代西域丰富的岩画,是生活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各族先民创造的不朽艺术财富,是新疆现存的无价之宝的重要资源之一。切不可再让它沉睡于蔓草荒烟之中,应该迅速保护它、研究它。使这个无尽宝藏为新疆和中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服务。

苏北海

1994 年 2 月 3 日于新疆大学历史系

PREFACE

A rock carving is a figurative "History Book" painted or carved on rocks — a rarity of its kind in every country — whose existence has added a great deal to the history records and enriched the history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other times, I lacked 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rock carvings. In early July of 1983, Jiger, Aliti and I made our way to the Altay Mountains to probe the history of kazak nationality systematically. There we found a great number of rock carvings. Until then, did we have a tentative idea about their vivid and rich connotations. However, that optional inspection tour was just limited to three prefectures, including Altay, Tachen and Bortala.

After coming back from the inspection,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we can not expound the historical matters unless a rock carving is used as a support for their interpretation, especially, when we need to write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Xinjiang. And hence, I was determined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inspection of Xinjiang's rock paintings hidden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Nevertheless, I had to face with a number of problems in doing so. First: Since the rock painting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mountains, we have to penetrate into the mountainous areas in every city and county for their exact locations, which needs not only a sum of money but also a transportation means. Second: I was 69 years old at that time (1984). For such an old age as mine, taking pictures of rock paintings by climbing mountain would be rigorous trials for my health, will and endurance. Third: Each term, I gave lectures to undergraduates or postgraduates with an average teaching hour of eight

hours a week, so I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make it in summer or winter holidays. In spite of unfavorable conditions mentioned above, I settled myself to get into the core of it and make a break through in my research.

While sending this book to press, I'd like to say that all the difficulties mentioned above have been got over one after another and some desirable results have been made. The creative ideas and advances concerned with certain significant scientific matters have grown out of on — the — spot inspe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rock paintings.

In the past decade, I have obtained aid and support not only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Uygur, Kazak, Hui, Mongol and Kirgiz but also from the leader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y have provided me with good vehicles and capable guides. If not for their help, it would be even difficult for me to move a single step in my trek. Here, I'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them.

My ten — year journey covered more than 100 thousand kilometers. In summer, I had to face scorching sun and sultry weather, while in winter, I had to go against blizzards and brave severe cold. How arduous it is!

In July, 1987, while making a trip to the Lesser Kuzibayi Rock Carving Complex in Baozidong town, Wensu county, Huang Jianhua, Wangqian and I were caught in downpour intermingled by hailstorm. We had to stop our car in the higher place of the narrow valley. Not far from our parking, we noticed a large section of road was washed away by a drift of mud and stones. However, it was fortunate for us to have a narrow escape from the disaster.

In January, 1988, when winter vacation just began, Yang Fuxue, Huang jianhua (postgraduates) and I started a tour of the Kepujayi Rock Engraving complex which is situated at the southern pass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in Toksun county, where we just happened to meet a gale. Even though wearing an old goat — skin jacket, I felt cold, while the two postgraduates, with only cotton — padded coats on, I was sure, felt even worse.

In order to draw the sketches of some important rock carvings, I had to kneel down against strong wind for over an hour before I came back to the car.

In January, 1989, while making a study tour of the rock carvings in Qinchun district of Hami, we were caught in a cold wave. There appeared an atmosphere "between haze and cold air, everything looked grey and frozen". Though the young man felt ill in my company, he still took pains—taking efforts to inspect the rock carvings in the White Hill and the Zhe Yao Gully.

In January, 1990, I braved both cold wave and heavy snow to leave for Mulei county with Chen Fujin, (postgraduate), when the temperature in Mulei dropped to 30 degree centigrade below zero, snow kept falling.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body. So, we went into the mountain against heavy snow. We arrived in Bostan winter pastureland and we discovered important rock carvings with so delightful a feeling that we even forgot severe cold.

In summer vacation, 1991, I made a trek across Yili and Altay prefectures. In July, 31st, while we were making an investigation in Gongliu county, I was told by the weather forecast that there would be moderate rain or downpour in Yili mountainous area between August 1st and 3rd. Owing to that, the leaders of Gongliu county advised me to stop our mountain trek for several days. Because of tight schedule,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1st, I set my foot toward the Wosun Mountain and searched for the Aktas Cave Frescos. When we reached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with an elevation of 2000 meters where located the cave, it began raining hard. Wang Xinming, and I as well as two guides climbed down the slope at 200 meters, with rain splashing, and found the cave at last. On the way back, vehicles being stuck in the gully, we had to put up at a kazak's yurt for a night.

When we were about to move toward the Altay Mountains, the time was getting more urgent, for there were over 20 days to go from the new school term. We first went to the border reg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Ha Bahe county on an inspection tour of cave frescos. However, the region just suffered a strong